

# 鍾理和日記

鍾理和著



鍾理和日記

鍾理和著

# 鍾理和日記

遠景文學叢書 A ㉞

---

著者	鍾理和
編者	張良澤
發行人	沈登恩
出版者	遠景出版事業公司
	台北郵局 26-1451 號信箱
	郵撥：0765255-8
發行所	遠景出版事業公司
	台北市信義路四段 71 號四樓
	電話：(02) 755-6400
門市部	台北市仁愛路四段 129 號
	電話：(02) 752-4608
香港總代理	田園書屋
印刷所	九龍西洋菜街 56 號二樓
	松明印刷事業有限公司
	台北縣板橋市仁化街 84 號
定價	新台幣 100 元 港幣 25 元
初版	中華民國 65 年 11 月
六版	中華民國 77 年 9 月

---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 0105 號

遠景版權・翻印必究

# 「鍾理和全集」總序

張良澤

## 一、我最敬愛的鍾理和

叫我敬愛一個人，是很困難的事情；然我一旦敬愛一個人，必能終生不渝，且彌久而愈益，鍾理和便是其中之一。

沒有任何人向我教訓他的偉大。只是在我摸索文學的青春年代，偶爾在當年林海音女士主編的「聯合副刊」上，讀到他的作品，便暗自心喜，揣測他到底何許人。

我永記得那是民國四十九年八月十日的事。林海音突然在「聯副」刊載一則短文，宣佈鍾理和病逝的消息，並約略提到他的困境。我心爲之一慟，正好有篇稿費未領，便請編者轉贈遺孤，因而結識鐵民。

民國五十一年春，乘就讀成大放假之便，前去美濃，拜晤遺孀台妹女士（即鍾理和筆下的平妹）。一向只記得平妹是青春美麗帶靈氣的女孩，沒想到眼前站在豬圈裏清掃豬糞，彎背直不起來而蒼髮蓬亂的老太婆，竟使我頓覺人生如幻。此時，我才猛悟鍾理和寫他們的戀愛故事，已是

二十年前的舊事。二十年後的台妹，靈氣仍在，可是變得如此消瘦與蒼老，是任何人都無法想像得到的。

走進土塊砌成的暗閨房間，才知道這是祖產僅餘的一間倉房。一張竹床，一張破被，牆塊挖個洞當爐灶。此刻我才真正領略「家徒四壁」的意味。

時值除夕，我們在理和的遺像前「圍爐」。竹桌上，一盞煤油燈，照着一羣弱小遺孤的臉。女主人把僅有的年菜全部端出，挾給我一個荷包蛋，我豈忍下嚥？切成四塊，分給鐵民弟妹們，當時最長的鐵民高中三年級，最幼的鐵華二歲，小小年紀已很懂事，他們互相推辭，及至蛋黃流出。此情此景，不禁想起鍾理和晚年作品中，常描寫平妹偶而煎個蛋捲兒，在孩子們集中的目光中，挾給剛出院養病的丈夫，做父親的不忍吃下，又挾給孩子；母親又從孩子的碗中挾給丈夫。看着，想着，我不覺熱淚盈眶。

是夜，全家人共榻。我遲遲不能入眠，想了很久，才告訴在旁陪我失眠的鐵民說：「我這一生，如果要好好做一件事情的話，那是爲理和先生而做的。」

從此，我不斷整理和遺稿，誓必有朝一日把它全部公之於世。

大約六年後的民國五十九年九月，我任教成大中文系新文藝課程，即以鍾理和作品爲教材之一，首開大學府研讀理和專書之先例，學生莫不喜愛，更於本系「中文系報」第二期，特闢鍾理

和研究專輯，蔚成研究風氣。民國六十二年七月，應臺大暑期文學研究會之邀，首次對外發表「鍾理和論」，引起學術界人士的熱烈討論。其後凡有公開演講機會，無不以理和作品爲話題，並發表一系列有關文字。民國六十五年二月，我編輯理和小說選集一卷，定名爲「故鄉」，列入臺南大行出版社的「臺灣鄉土文學叢刊」之一。

很多人懷疑我十多年來孜孜於茲，是否值得？鍾理和將來是否能在文學史上佔一席之地？不管別人如何想法，我只是做我認爲有意義的事情，至於這件事情在世俗眼光中的價值如何，我從不考慮，正如我從不考慮我是爲誰而活的。這年頭大家都喜歡圍擠在一堆，爭看大紅大綠的玫瑰花或外地移植進來的名花異卉；然而，我願獨賞路邊的小草，那株小草不論風吹雨打、任人蹂躪，它總是牢牢抓住大地，吐放鄉土的泥香。

所以，我喜愛它，我甚至跪下來，雙手扶地來吻它。

## 二、「倒在血泊裏的筆耕者」

鍾理和生於日據時代大正四年（即民國四年）十二月十五日。世居屏東，代代業農。祖籍廣東梅縣。十八歲隨父遷居現在的美濃鎮尖山，在父親經營的農場當助手。

他的學歷僅僅是日據時代的小學高等科畢業，再加上一年半的村塾（讀漢詩文）而已。只因自幼愛好文學，耽溺於小說（他的第一本啓蒙小說是通俗演義「楊文廣平蠻十八洞」），所以沒有考上中學。當他無師自通地用白話文寫出第一篇習作「雨夜花」（已佚）而受到同年的異母兄弟和鳴的鼓勵和讚賞之後，便決定在文學的漫長道路上一展抱負。可是，誰會想到他竟在這條道路上吐血而死！

二十餘年間，除了當過三個月的翻譯員和半年多的代用教員外，無論生活多艱苦，際遇多坎坷，從沒有一天放棄文學。

且讓我們回顧他的人生旅程，並從他的人生經驗看出作品產生的背景——  
童年，在日人高壓統治之下，鍾理和深受和鳴的影響，偷閱「三民主義」及祖國五四時代的作品，遂產生憧憬祖國的情愫；而少年的夢，更好浸淫在浪漫的愛情遐思裏。這段人生經驗，使他後來寫成了「原鄉人」、「初戀」、「往事」等作品。

十九歲，愛上比他年長數歲的女工鍾台妹小姐，因同姓而遭當時閉塞的客家社會與頑固的家庭制度所不容，於民國二十七年憤而離家出走，隻身遠赴中國東北，入瀋陽「滿洲自動車學校」，習得謀生技能，兩年後，回臺携台妹私奔。由於他固執堅強的性格與忠實於感情的行動，使他寫成了「笠山農場」及「奔逃」、「同姓之婚」等不朽之作。

二十五歲，長子鐵民誕生於瀋陽，經濟拮据，無錢買奶品，幸得鄰居資助，鐵民得以生存，此事經過寫成日記體中篇小說「門」。其他在瀋陽數年的見聞，則寫成「柳陰」、「薄芒」、「秦東旅館」等。

二十六歲，遷居北平，因謀生不易，暫於日人機構當翻譯員，雖待遇甚佳，但基於民族大義，三個月即辭職，經營煤炭零售商，其時家計全落於台妹肩上，長女夭折。鍾理和全心致力於寫作，結集出版單行本——「夾竹桃」（民國卅四年四月北平馬德增書店發行），這是理和先生的第一本創作集，也是他生前唯一親手出版的書。他如「逝」、「秋」、「地球之微」等作品，都表現他在嚮往已久而被異國統治的文化古都裏，對於中國知識份子的悲運和中國民族性的另一面的看法。

三十歲，正值抗戰勝利，他眼看日本帝國的崩潰，以及祖國對臺灣的「山海經式」的了解關懷，於是寫出「第四日」、「白薯的悲哀」等作品。

翌年，舉家歸臺。故鄉戰後一片凋零，民生困苦，但受過祖國文化薰陶的本省知識份子，却不辭辛勞為地方建設而努力。歸臺所見所聞，寫於「祖國歸來」、「故鄉」、「海岸線道上」、「校長」諸篇中。

返臺後，即於屏東內埔初級中學擔任代用教員，約半年，便因罹肺疾而於民國三十六年十月



廿七日入松山療養院，割去肋骨七根，治病三年餘，雖得死裏逃生，但從此不離病榻，僅有的產業變賣一空，負債累累，至此地步，已完全埋葬了他的雄心大志，作品風格與思想發生劇變，爲理和作品劃分早期與晚期的分水嶺。這段住院生活，使他寫成了「楊紀寬病友」、「閩樓之冬」、「鯽魚·壁虎」、「手術臺之前」、「十八號室」等作品。

出院後，過着半療養、半寫作的的生活。合妹獨撐家計，餵豬，上山打工，甚或偷砍造林，一家六口賴以仰生。鍾理和此時已覺窮途末路，又不忍擲下可愛的妻兒。尤於民國四十三年，次子立民九歲因病夭折，長子鐵民因營業不良而摔成駝背，眼看一家殘破若此，骨肉分離，痛不欲生之際，幸得識林海音女士及鍾肇政先生，受其安慰與鼓勵；更由於參加鍾肇政先生一手包辦的「文友通訊」，深得廖清秀、文心、陳火泉等人之敬仰，重燃一線希望與生機，繼續執筆創作，佳構連篇，參加「文友通訊」的傳閱作品，常獲林海音女士的青睞而發表於「聯合副刊」。如「野茫茫」、「小岡」、「復活」、「貧賤夫妻」、「錢的故事」等，寫窮苦潦倒的家庭慘狀；另一方面由於他的隱居鄉間，促使他更深一層地關心、了解農民生活，只要身體稍癒，便也下田做活；附近農夫也都敬愛他，常來請教農事，如此鄉野情趣，使他寫出農民的心聲，成爲戰後臺灣農民文學的巨擘，這一系列的作品有：「菸樓」、「草坡上」、「做田」、「西北雨」、「安灶」、「耳環」、「挖石頭的老人」、「阿遠」、「雨」、「假黎婆」、「還鄉記」、「笠山農場」等。

四十一歲，是他苦盡甘來的時候，「笠山農場」終獲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（故懷道藩先生主持）長篇小說第二獎（第一名缺），一時文名大噪。終其一生，這是他最感驕傲的事，可是始終無力出版，沒有一個讀者的成名作，又令他傷心至極。未幾，謀得鎮上代書工作，但此代書工作與創作良心大相違背，然為生活故，不得不堅持下去，直至四十八年健康大損後才辭去。這段經驗使他寫成了「薪水三百元」、「浮沉」。

民國四十九年八月四日，鍾理和於病床上修訂中篇小說「雨」，舊疾復發，咯血而死。在世四十五歲。

彌留之際，召其哲嗣鐵民面告曰：「吾死後，務將所存遺稿付之一炬，吾家後人不得再有從事文學者；「笠山農場」不見問世，死而有憾」云云。

鐵民捧着血漬斑斑的遺稿，不但沒有付之一炬，且把亡父畢生所寫文稿、日記、書簡等文件，一一封存，先交與鍾肇政，而後交給我整理。同時，鐵民自己也決心繼續父親未走完的路。

鍾理和一生遭遇坎坷，備嘗人間疾苦，雖如此，始終不放棄文學創作的熱忱與執着；也惟其如此，他的作品才更具深度。他真不愧認真生活，認真創作的中國作家。陳火良先生稱他為「倒在血泊裏的筆耕者」，實是最恰當不過了。

鍾理和筆名「江流」，又名「里禾」；號「鍾鐸」，又號「鍾堅」。

### 三、鍾理和的知音者

「雨」於民國四十九年九月一日起在「聯副」連載。文壇人士驟聞噩耗，莫不震驚，哀婉之聲不絕。林海音女士於首刊之日，寫了一則短文，題為：「同情在人間——為「雨」告讀者」，她說：「當八月十日編者驚悉鍾理和先生逝世的消息後，以理和先生是本刊的作者及個人對於他的敬佩，所以連夜寫了一篇追悼文，原以為理和先生不過是一位默默的寫作者，不會有太多的人對他有什麼印象。其實這完全是錯估了，稿子刊出後，本刊收到許多讀者的來信、來稿、贈款。他們大家都是理和先生的忠實讀者，他們對於這位作者的逝世，也感到驚心，惋惜和悲傷。」當時，撰文追悼的人，有鍾肇政、廖清秀、鄭清文、何錡章、趙慕嵩、林衡茂等十四位。另有轉贈稿費的耿邇、陳火泉、馬各、奔場、周永輩及隱名贈款人士多人。

四十九年十月，由林海音、鍾肇政、文心等友好組成的「鍾理和遺著出版委員會」出版了「雨」一書（文星書店發行），內收一中篇及十五短篇。跋曰：「在他的百日祭的供桌上，除了清茶鮮果之外，多了一本他的著作，對於這位一生熱愛寫作的人，應當是一件有意義的事。」

五十年八月四日理和逝世週年祭時，繼由該委員會出版「笠山農場」一書（學生書局發行）

總算完成了作者生前的一樁心願。

五十一年九月，「作品」雜誌第三卷九期江玲專文評介鍾理和。

一九六四年九月，日本「農民文學」第三十六號刊載王榕青撰「台灣文學——鍾氏の作品について」，並譯載鍾理和作品「貪しい夫婦」一文，爲臺灣光復後第一個被外邦介紹的農民文學作家。

五十三年十月，「臺灣文藝」雜誌第一卷第五期發刊「鍾理和追念特輯」。

五十九年八月，大江出版社發行「鍾理和短篇小說集」。

六十一年十二月，成大「中文系報」第二期特闢「鍾理和專輯」。

六十二年十一月，「文季」雜誌第二期專欄「中國近代文學的省察——鍾理和」。

六十五年二月，大行出版社發行「鍾理和小說選集(一)——故鄉」。

綜觀鍾理和逝世十六年來，仍被許多人懷念着，凡讀過他作品的人，無不留下深刻印象。茲節錄數則，以見一般。——

①江玲作「鍾理和」(民51年9月「作品」第三卷第九期)：

兩年前，我在臺北「聯合報」副刊上斷斷續續的看到許多鍾理和的作品。當時，每一篇

給我的第一個印象都是真實感人！雖然那時我還不能領會其中的深刻的意義，却一往情深愛上了那樸實無華而且忠厚兼拙的風格。如今重讀他的作品，才有着更多一些的认识，就更覺得他的壯年而逝，值得惋惜！

他的文章充滿愛，他絕不因感情的作祟而攻擊人或社會，即使當他沉痛地述及他所受的磨難時，字裏行間也尋覓不到一絲仇恨，有的只是寬恕、諒解、悲憫。

② 陳火泉作「倒在血泊裏的筆耕者」（民53年10月「台灣文藝」第一卷第五期）：

大凡受過日文訓練長大的作者，初時難免用日文把腹稿打好，然後再念念有詞的譯成中文寫出，積重難返，而後就很難擺脫它的羈絆。但理和很早很快的擺脫了這個羈絆，不但日式詞句絕跡，而且能運用道地的國語，兼用方言，鑄造成純熟渾融的作品。

我喜歡他的筆調雖悽惘沉悶，但仍有一股悲天憫人之心。唯其悲天，才不怨天；唯其憫人，才不尤人。所以他並不發牢騷，也不抱怨。我更愛他的文字簡鍊樸實。寫出手的作品都經過精緻的琢磨，件件是慢工細活。寫景宛在目前，寫情躍然紙上——真够得上中國現代文學第一流的文筆。

現在他走了，一枝擅長於描寫農民生活，着意於鄉土的椽筆，伴着他長埋於地下，文藝

園中淳樸的鄉土氣息，不易再嗅到了。既痛逝者，又不禁充滿了慚愧的感覺。

③ 林海音作「一些回憶」(同前)

理和死後，他的長子鐵民給我來信說，父親臨危遺囑，要肇政和我替他整理著作，希望能出版。肇政也給我寫信說，他只有熱情，沒有辦法，不知怎麼做。我說讓我們試着做。因為一個人臨死時的遺囑，我們應當注重，何況理和一生熱愛寫作，這是他最始，也是最終的願望，這個願望，難道太奢侈？不！

我們五十、一百的，捐來了幾千元之款子。稿子已經發排出去了，印刷廠、廣告、紙張，都暫時欠款。預約的情形很好，書一出版，欠款就還清了。「雨」是很紮實的一本書，無論在什麼時候，它都是有分量的。在他死後的百日祭，這本書已經放在他的供桌上了。在他周年祭時，第二本理和的作品「笠山農場」也出版了。我們有一個「鍾理和遺著出版委員會」，實際負責的，是肇政、文心和我，但支持的却是無數的讀者。

④ 兩峰作「鍾理和論」(同前)

理和先生之值得尊敬，他的精神、人格與作品，實是鼎足而三。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為文

學而生，爲文學而死的作者，他一生的特殊遭遇固然向他提供了無盡藏的寫作素材，然而我們必須想到，在疾病貧窮相苛虐的環境中，他付出了比普通作家多少倍的努力。徹底地來檢討，他對人生的態度，是一種勇者的態度；他對寫作的態度，更是勇者中之勇者。他一生未向現實低過頭，反而更從其中汲取了反擊的力量，激發爲深刻動人的文學。實際上，他的全部作品都可解釋爲他個人生命的奮鬥史，在那裏面，我們看出一個人的偉大，一個作家的偉大。理和先生作品本身的特色，第一是「真」。這所謂「真」，是指感情的真，文字的真，也即是王國維先生在人間詞話中所說的「不隔」。讀理和先生的作品，每一個人都會覺得活在其中的人物，完全是不會經過化粧的，他們的相愛，他們的辛酸，他們的寂寞，他們的悽苦，以及他們在命運的黑暗中閃發的人性溫暖的光，全從一片真情中流露出來，可以說理和先生之着力點在此，讀者之感動點也在此。

理和先生作品的第二特色是「厚」。他是一個在身心上遭遇多方面不幸的作者，反映於他的作品者當然蘊含着譴責的意味，但同是譴責，他既不像辛克萊那樣咆哮吶喊，也不像蕭伯納那樣冷嘲熱諷，他只是靜靜地把那些病態提出來，不帶些微偏激，不帶任何色彩，他那種溫柔敦厚的性格，使他的作品醇醇醇厚，如百年陳酒，他的力量是醉人的而不是刺人的，達到四肢百骸而不僅是表面的面紅耳赤血脈憤張，讀他的作品，並無這一時的刺激，却有深

沉不易的感受，它的每一顆微粒子都會在你心底沉澱，磨到「下」去。

作爲理和先生作品的特色之三是「樸」，也即是行文風格之樸實和造句遣詞之樸實。他的作品異於一般作家之以花俏取勝，同時他也是一個最不喜歡用形容詞的作家，只愛樸實地把一切本象，直接傳達給讀者，他較少細膩的心理描寫，而以行爲的描寫來代替，從瑣碎細微間，給人以親切真實的感覺，他剪取實生活做背景，而不附加任何幻想的成份。（中略）大巧若拙，理和先生以其樸，使他的人物更具實感，更增沁人的內潛力，他使我們覺得創造的人物，正在我們面前行走、言笑、哭泣，他們是真正有血有肉地活在這個世界上，不是一個空洞的幻想，一個虛浮的影子。

⑤ 鄭清文作「讀鍾理和短篇小說集」（民國60年9月「青溪」第五十一期）：

鍾理和的作品，大都以自己的生活爲中心，靠這中心越近，寫得越親切動人，成就也越大。他的文章，樸實而誠懇，在莊嚴中可以看出作者真摯的感情。他對文字的使用，是謙恭裏帶有些古樸，一點也看不出華麗的詞藻。我們不忍說，却必須說，在用虛華的外表掩飾着貧瘠的內容的作品尙可以迷惑讀者的時候，鍾理和的文章很吸引人也是自然的事。



⑥ 陳雀華作「鍾理和其人其文」(民61年12月成大「中文系報」第二期)：

鍾理和是個後半輩子都和病魔搏鬥而不幸早逝的人。他的文筆懇拙之間，總甩不開陰鬱和濃得化不開的感情。

他的文章，仍不愧為那個艱苦時代的寫照。貧窮和無奈扣得人心弦緊緊地。(中略)作者不善起伏高跌的文筆，却在平實的描繪中，織起了文學的網，同時也為那個時代的歷史，做了橫截一面的訓示。

⑦ 葉石濤作「鍾理和評介」(民62年3月三信出版社「葉石濤作家論集」)：

鍾理和的作品具有說不出的濃郁氣氛，明艷的色彩，這是他與眾不同的特質；這使他成為卓越的藝術家，令人激賞的作家。那些特質是由什麼來的？那就是他的鄉土——臺灣。臺灣色彩鮮明的風土，在他的作品中貫徹始終，好像血脈般永不停留地流瀉搏動着。一個作家植根於鄉土，才會萌芽、開花、結實，這是不待言的。(中略)不過作家只沈迷於鄉土田園之中吸取靈感，充其量不過是盡職的作家而已。唯有從發掘鄉土人物的人性中出發，覓取普遍的、人類共有的人性，對於人類理想主義傾向有所貢獻，才真正算是偉大的作家。缺乏對於人類未來的燦爛遠景的堅信，註定會被時間的巨流所淘汰淹沒的。